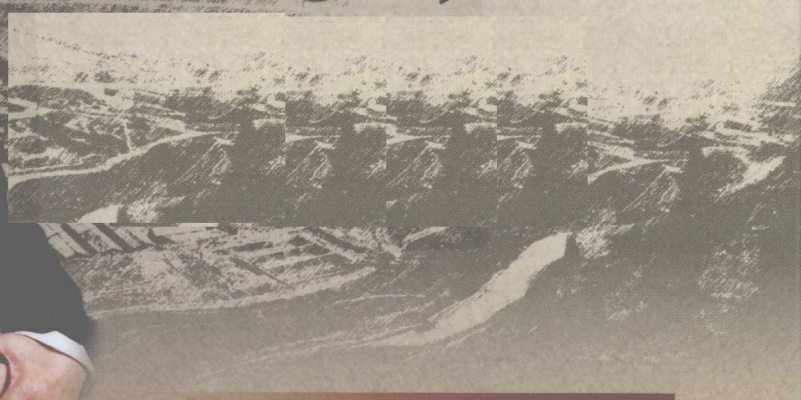


我的一生

WODE YISHENG

刘冠三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我的一生

刘冠三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一生/刘冠三著.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734-788-0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刘冠三-自传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999 号

组稿编辑: 韩美琴 电话: 0371-66024331 E-mail: hanmq93@163.com

出版社: 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1 号 邮政编码: 450003

发行单位: 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371-66026940 传真: 0371-66022620

E-mail: hhslebs@126.com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 张: 7.75

插页: 8

字 数: 180 千字

印数: 1—1 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我的一生》是刘冠三自己撰写的，第七章刚写了开头，他就与世长辞了。为了完成他的心愿，我代他写完了最后部分。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本书记述了刘冠三同志出生入死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汇集了他在建设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实践经验和所学的水电建设知识与技术，以及在其他工作岗位上作出的贡献。

刘冠三同志系山东省汶上县人，生于1928年10月6日。1945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英勇顽强地同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历经战斗无数，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他转入地方工作。历任河南省汝南县七区区长、人民法院审判长、县委党校主任、县团委书记，共青团信阳地委副书记。1956年8月调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工作，从此投身于水电建设事业，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先后任三门峡工程局工程队总支书记、筑坝一分局团委书记、工程局调度室主任。他尊重科学，好学深思，勇于实践。为了学到水电建设的知识，他听技术人员讲课，亲自到施工现场跟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先学习打风钻，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浇筑混凝土，他和工人董善光一起登上混凝土罐，开仓门时由于用力过

大，把混凝土罐仓门全部打开了，一斗三立方米的混凝土料脱门而出，将他连人带料一起冲入混凝土堆中埋了起来，幸亏被仓号工人及时救出才幸免于难。

1963年8月，刘冠三同志调入水利电力部政治部工作，后被派到四川西南电力指挥部从事“大三线”电力建设，达三年之久。先后担任水电部列车电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水电建设总局政治部副主任，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党组纪检组组长等职务。

1990年9月离休后，水电事业在他心目中仍高于一切。为了水电建设事业的发展，弘扬为水电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事迹，他刻苦学习，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先后用10年时间撰写和编著出版了《中国列电三十年》、《三门峡人》、《周恩来在三门峡》、《刘书田传》、《王干国纪念文集》、《身影》等书籍，累计100多万字。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刘冠三同志将其有限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不图任何回报，用他的一生谱写了一曲无私无畏、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永不停息的生命赞歌，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永远留在我们心间，我们永远怀念他。

傅维娥

2009年7月22日

目 录

第一章 夜奔从戎	1
在炮声中长大	3
在战火中成长	7
大别山锤炼	18
第二章 黄河三门峡	44
水电夜校听课	49
在劳动中学习技术	51
在施工队学习建设	56
龙宫演习	57
真空混凝土	60
四十二根柱子	61
在联合施工中学习领导艺术	62
坦诚谦逊的风度	64
实干作风	66
一丝不苟	67
第三章 在大三线	69
马颊河工程局调研	72
在三线开发电力建设	80
第四章 列电十年	88
整顿列车电站,加快调迁	91

◇我的一生

整顿队伍,加强领导	93
振奋精神,大干“一百万”	94
我爱列车电站	96
列电战友聚会	99
第五章 在水电总公司	102
红头简报	108
加大宣传水电建设力度	109
创建江河文学,组织水电年鉴出版	113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114
第六章 知足一生	118
不幸有幸	118
危中有机	121
三次辞呈	125
知足常乐	128
第七章 夕阳岁月	130
补 偿	130
走出国门看世界 ——欧洲十国之行小记	133
游北欧六国	147
读 写	161
第八章 人间重晚情 ——记52年后重逢西洋店	164
附录	169
诗词集	169
代后记	235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235
怀念父亲	240

第一章 夜奔从戎

1945年初春三月，天阴森森的，北风飕飕地吹着，村北头日本鬼子岗楼上的膏药旗在阴风下左右摇摆，好似一个招魂幡。我村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发誓，焚烧膏药旗，炸掉岗楼，把日本鬼子赶走，为受害的中国人报仇。

就在这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日本鬼子岗楼上的吊桥被放下来，先走出了头戴钢盔的日本兵，而后是“二鬼子”黄协军（汉奸队），他们鬼头鬼脑地向我村包抄过来。不一会儿，村里传来一阵狗叫声，随后就听到“日本鬼子进村抓劳工了快跑，快跑……”的喊叫声，这是我村暗设的情报站发出的信息。大家多年来按此信号进行跑反，以逃避日本鬼子的烧、杀、抢劫和奸淫。

常在我家牛棚玩的李振邦、李振景、刘朋登等一伙年轻人此时都在我家，闻讯我随手拿起布包系在腰里，我们几个先后夺门而出，分头向村西南方向跑去。

今天夜晚不同以往，天阴得伸手不见五指，深夜的北风，还有点刺骨寒冷，日本鬼子想趁此包围村庄抓住我们。一阵枪声好似从我头顶嗖嗖掠过。“站住不要跑，谁跑打死谁”的喊叫声和嚓嚓的脚步声好似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纵身跳过平常根本不可能跳过的三米宽的壕沟，穿过平时白天一人不敢走的鬼域神堂大松树林区，直奔梁山解放区方

向而去，约跑出十余里之遥、听不到追赶声时方才放松了脚步。

出生在农村、长到17岁都从未离开过家乡、幼稚无知的我，这时不由得思绪万千：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侵扰，天天跑反，有地不能种，有学不能上，有家不能归，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何时为止，何时了结，何时才休？只有拿起枪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才能有国才能有家。想到这里，我不禁加快了夜奔解放区的步伐。

一阵清风，吹散了天空的阴云，顿时皓月当空，沉闷一时的我，心胸明亮起来，好似明月为我送行，北斗星为我指航。

面前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我登堤一望，借着月光断定是京杭大运河，这是人称解放区和非解放区的“界河”，河东为非解放区，河西为解放区。我高兴得不顾一夜疲劳，脱去外衣跳入刺骨的冷水里，两手举着衣物，向运河对岸趟去，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我到解放区了。

在河边上，我扔掉了这一夜因摔了无数跟头、沾满泥土、破旧不堪的衣物和磨破鞋底的鞋子，换上随手拿出的布包里的对襟上衣和松紧腰裤子，还有一双新的千层底布鞋，这是我上学时的着装，平时不穿就叠好装在布包里，正好被我情急之中带了出来。这时东方的太阳沿着地平线徐徐升起，村里不时传来一、二、三、四的练兵声和阵阵“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那激动人心的歌声，我觉得同是一个太阳，家里和这里简直是两重天，不由得加快步伐，来到一个练兵场，当即报名要求参加解放军。

一位身材魁梧、腰系武装带、挎着两把盒子枪、人称张队长的人，和蔼可亲地说：你从敌占区来参加抗日，我代表武工

队全体同志表示欢迎，对你的家乡遭受日本鬼子侵略表示同情。苏联红军反攻打到德国柏林了，法西斯快完蛋了，小日本鬼子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他讲的一切，我听起来既新鲜又亲切。

这时张队长转过身来，审视我一番说：“我看你是个学生，不到18岁，刚过17岁？”我点头称是。他严肃地说：“抗日就是打仗，打仗就要流血，就有牺牲，这不是小孩子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要死人的，你不害怕么？”“我是在炮火声中长大的，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张队长听后微微一笑，好像说不仅要说得好听，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然后一声令下，我被编入七分区汶上县敌后抗日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二班，在于文班长领导下，成为一名抗日战士。这是我一生的新起点。

在炮声中长大

我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汶上县城郊刘家沙河崖村一户农民家中，父母以种地为生，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生不逢时的我一出生就在襁褓中被母亲抱着跑反。当时跑反跑的是北来的土匪张宗昌、刘黑七，南来的土匪陈德山、白富昌，西来的土匪刘本初。他们都是军阀与地方相互勾结的官匪，常常明火执仗，光天化日之下用贼喊捉贼的手段围村抢劫、掠夺财物、奸淫妇女，可谓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土匪与土匪之间，或为分赃不均，或为争地盘，经常打起来，我常在母亲怀里被枪声惊醒。最大的军阀官匪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土匪出身，以抢劫拉起来的直鲁联军被冯玉祥带领的北阀军击溃，1932年张宗昌被刺死在济南。

我们家乡暂时平静安定下来，人民有了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环境的空间，我们一伙随父母逃反成长起来的孩子们都被送入学校读书了。我就是七岁开始在刘家祠堂一家私书学校就读的。有了安定的环境，农民放心地深耕细作，一洼又一洼好庄稼展现在人们面前。村庄地头，牛羊的欢叫声，学生的读书声随时可闻。可惜好景不长，日本鬼子来了，这里再也不见天日了。

那是1938年1月16日，天阴沉沉的，下着大雪，200多个日本侵略者从济宁进攻汶上县城。从此我的家乡陷入了敌人的铁蹄之中，水失去了绿色，山失去了苍翠，到处是被日寇烧毁的村庄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烧掉的庄稼的余灰在光秃秃的沙地上飘浮。偶尔有从灰烬中露出的苦菜和山崖上的野桃花映入眼帘，激起人们心中更沉重的悲凉。

日本帝国主义要奴化中国，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学校、“日语化”。为了不当日本鬼子的奴役，我辍学在家，协助父母逃避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劫，进行坚壁清野。将家里的粮食装人大缸埋在地下；将猪卖掉；把牛换成毛驴，不仅行动快而且可驮东西；把家养的小鸡训练得夜宿树上，白日飞向农田觅食。坚壁清野使敌人进村什么也得不到。

哪里有日本侵略军，哪里人民就拿起刀枪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汶上县的共产党在万里同志的帮助下很快拿起武器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斗争；毛泽东主席从延安派来了115师，到鲁西南地区打击日寇。但这个地区原国民党地方势力摇身一变组织起名目很多的“抗日司令部”和“抗日民团”，强迫群众出钱拿粮，成为当时老百姓的一大灾难。后来这些反动组织大部分与日军合流，有的当了汉奸。此时我的家乡成为抗日的战场，经常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因为此地属山东要地，是兵家必争之

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鬼子的战斗是大仗不停，小仗不断，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炮声和枪声，我就在这隆隆炮声中成长起来。大人们为战火纷飞，何时打倒日本鬼子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年幼无知，只知玩耍，一听到炮声和枪声高兴得像过年似地又跳又蹦。有时坐在一起听炮声时还不断评论，谁是打日本鬼子最勇敢的军队，谁是尿包的部队，并争论个没完没了。1938年3月国民党山东部队展书堂的一个旅攻打日本军占领的汶上县城，因我们家距县城只有七八华里，激烈的枪炮声响了一夜，我们小伙伴们过了一次枪炮瘾。我高兴地将黑孩子推倒在地，高喊：打倒日本鬼子，消灭日寇。我们明天可以到县城玩了！

我们一群孩子正高兴着，从枪响的东方慢慢走过来一群人，他们三三两两、衣帽不整，相互搀扶，无精打彩。越走越近，方才看清是国民党的溃将残兵。此情此景，让我们一群孩子意识到仗未打赢，原来高兴的小脸立刻失去了笑容。后来得知，国民党确实用了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夜，终未能攻克由100多个日本鬼子坚守的城池。

那些败下阵来的国民党士兵进村就强迫村民为他们做饭，还要求赶车把他们送行到距此十五华里的袁口镇。见此时此情，我们这群孩子都噘着小嘴，表示对中央军的失望。

当时的村长李永廉招待的慢了一点，立刻遭到他们的拳打脚踢，气得我们这群小伙伴握起拳头一齐向前要与国民党兵拼命，被大人们拦住后，我们又跑到村里的“报警”处用喇叭齐声高喊：“鬼子来了，快进村了。”小小诡计，吓得国民党兵比谁跑得都快，也不让人们为他们赶车送行了。

我们一帮孩子看到国民党兵逃跑的狼狈样，高兴地唱起当

时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军来了更遭殃……”

“打仗有胜有败是兵家常事。”听了一位年迈老秀才的讲解，我们明白了许多。这一仗虽然败了，但从此在我们这个地区拉开了攻打日本鬼子的战争序幕。

由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地方武装——抗日游击队汶上县十支队，1938年4月由中共汶上县委第一书记郭振指挥打响白塔战役，突袭日军，给了日本鬼子一个下马威。虽然这支部队被人们称为“学生队”但打日本鬼子十分勇敢，受到称赞。1938年8月，十支队又捣毁张楼日军据点，活捉汗奸区长崔克诚，大快人心。同年10月，武工队深入日伪占领的县城内，杀死了无恶不作的汉奸汶上县警备队长肖方袋；1939年3月30日郑家沟战斗，打死日本指挥官龙田等20余名日军；1939年4月陆房镇战役，打死日伪军200多人；1939年11月梁山战斗；全歼日伪军400多人。诸多的大小战役和包括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消灭日军两万多人，有力地震慑了日军的威风。在我年幼的记忆里，诸多的战斗故事中令我最感兴趣、最激动，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有三个：一是我羡慕的英勇的武工队员“胆大惊天”，竟敢大白天在县城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枪杀无恶不作的汉奸警备队长肖方袋，威震敌胆，大快人心。二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投弹手“小羊官”手榴弹炸碉堡。一次山东地方部队的一个团夜袭东平县城，计划捣毁城外三个据点，其中两个据点很快被攻克，第三个中心据点由日本军一个班和三十多个汉奸队以坚固的碉堡据守。从半夜起，地方部队以一个营的兵力直攻到天明都未攻开。团长吴忠急了，亲自端着机枪带头冲到碉堡的第一道防线水沟。敌人火力凶猛，几次冲锋都失败了。由于没有大炮，手榴弹投向碉堡周围没有杀伤力，正在此时，从吴团长身后走来一个衣

不合体，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的娃娃兵，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他抓起手榴弹，机智勇敢地纵身向前，选择好最佳投弹点，在敌人火力暂停的片刻，站起身来用力投出第一颗。手榴弹不偏不倚从炮眼进入碉堡内，即刻爆炸，敌人的机枪被炸哑巴了，他乘势连续投出第二颗第三颗……颗颗无误。敌人炮楼顿时起火冒出长长黑烟，随着一声声冲锋号响，部队攻入碉堡，敌人被全部歼灭。

这个娃娃兵姓侯，小名叫黑侯，是离我村不远的侯志门村人。他七岁失去父母，以给人家放羊为生。因沿着小淌河堤放羊常见面，所以我们认识，都叫他侯黑、侯哥。他管羊群不用鞭子，用石头子。他投出的石头子百发百中，因此羊儿都乖乖地听他吆喝。日本鬼子将他放的羊群抢走了，从此他失了业，十四岁参加了八路，成为有名的投弹手，他也成了我们的偶像，心目中的英雄。

三是我十分敬佩的 115 师代师长陈光坐镇指挥的梁山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由杨勇独立旅的一个团，击败驻扎在汶上县的由日军 32 师团长田敏江少佐率领的一个骑兵中队、一个步兵中队和伪警备大队共 400 余敌人，其中击毙了包括长田敏江在内的日伪军 300 多人，俘虏 100 多人，只有 6 个日本鬼子逃回了县城。从此日本侵略军龟缩在城里好久不敢出来，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热情，奠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战火中成长

武装工作队（也称敌后武工队），在抗日战争及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期是一支大有作为、不可小觑的力量，他深入敌后，

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在敌人控制的重镇贴宣传标语，在敌人的据点镇压汉奸、地主还乡团、卖国贼，收集情报，等等，利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是一支正规军队不易做、地方军队不可为的敌后政治武装工作队。

我在这个敌后武工队，从抗击日本鬼子，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三年内战时期，历经大大小小战斗无数次，大战斗不断，小战斗几乎天天都有。根据形势，经常转变对敌斗争的方式，有时整体长途奔袭一个敌人据点，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同时贴标语、撒传单扩大政治影响；有时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或者一个班，或者为躲避敌人的封锁，每个人单独进行战斗活动。隐避地点更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宿营在野地、青纱帐里是常事，有时在农民家中住。住在哪里就吃在哪里，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支付现金或开出凭据，从来没有白吃白喝违纪现象发生。

在艰苦的年代里，我时刻记着入武工队时张润生队长和我的一次谈话：“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就有牺牲，古人云：‘文死练，武死战。’敌后武工队更是一支特殊部队，要随时准备牺牲为国捐躯。武工队员要有坚不可摧的毅力，要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去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明天，为它奋斗而牺牲在所不惜。”张队长的这一席话在每次斗争中，在无论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常常鼓起我的勇气，和全体队员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抓汉奸

武工队抓汉奸是经常的事，可是刚加入武工队的我就碰上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刚加入武工队的新兵都是默默无闻的，要打破这种局面就

要有点惊人的事迹，抓汉奸就成了我显示个人能力的最好机会。

那是1945年5月，武工队住汶上县南站日伪一个据点附近的地主大院里。三个汉奸带着手枪骑着自行车大摇大摆地进村敲诈勒索民财。事先设计好，由地主和佣人将汉奸带入前院，一班长李劲光没费劲就将其活捉，交给服务班进行审讯处置。

正吃午饭时，我听见“三个汉奸跑啦，快追”的叫喊声，当我放下饭碗追出门时一眼看见院内有三辆自行车，急中生智骑上一辆向外追去。自行车快如飞，很快就超过沿着封锁沟底逃跑的三个汉奸，没想到在老家学会的骑自行车技术，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我弃车站在封锁沟左侧一处制高点上，端枪瞄准三个逃跑的汉奸大喊：站住，再跑打死你！三个汉奸看到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只好束手就擒。从此我在队里有点小名声了。

巧捉敌哨

这件事发生在1947年3月，是在陈毅指挥的孟良崮战役期间。地方武装部队积极配合大部队作战，打击国民党伪顽势力及反动的还乡团。以万里为首脑的晋冀豫七分区司令部率领一团兵力及七分区机关发起战斗，横扫一切，除掉设在鲁西南郓城、汶上、济宁三县国民党的区、乡政府，一夜间摧毁敌机关108处，俘虏敌人、缴获枪支弹药及物资无计其数，这是自从国民党军队重占进攻山东以来我们最扬眉吐气的一次军事行动。可是当部队夜宿南旺镇庆贺胜利时，与国民党五军团一万多人的兵力遭遇。敌人的主要任务是增援被我军围攻在孟良崮的74师张灵甫兵团，因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与敌人侧面接触，损失不大，大部队迅速向西南转移，从嘉祥巨野山区到达梁山运河以西地带。

国民党地方武装宪兵队、治安团、还乡团等反动势力，乘国民党大军压境，也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将我们运河以东根据地占领，封锁了运河，只准进不准出，使我们什么消息都得不到。转移到这里对七分区和汶上县领导的情况不明，焦急万分，用火力侦察，怕惊动国民党的正规军，会引火烧身；最后放弃了武装侦察，决定便衣侦察，这个任务落在我们武工队侦察班身上。

乍暖还寒的鲁西南地区，黎明前起了一层白蒙蒙的霜冻，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一片静寂，只有执行任务的三个侦察兵在疾步行走，他们因急行呼出的哈气，在空中轻轻飘散。

三个侦察兵，我在前，赵刚在我后面，最后面是张玉生。我们三个各有特点，我个大，他们称我刘大哥；赵刚脸黑，劲头壮，我们叫他黑铁牛；张玉生面白如玉，说话文绉绉的，称他为张生。平时没事时我们常常以此来开玩笑，没完没了地闹，可是这次是执行任务，大家谁也不说多余的话，一边走一边两眼盯着前方的一切动静。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封锁沟走了约三华里之后，我们来到了靳口镇的西寨门外。门两侧堆有一个土墩，凸出地面约两米，使路呈S字形，影响视线无法看清楚寨门。是前进还是停下来观察，正在我们犹豫之时，从土墩右侧突然闪出一个人，他端着长枪，推上顶镗火对我们大叫：“站住，放下武器，举起手来，不然我就开枪了……”仔细一看，好像是敌人的一个流动哨兵，距离我们约二十米，是杀伤力最强的位置，不能小视。我大声说：“不要开枪，我们是天明前从寨门出去西村侦察回来的侦缉队，是一家人，不信可以面见你们长官。”然后小声对我们队友说：“捉活的。”我将手枪从右手换到左手，握着枪筒高举双手过头，一边对他俩说，你们举手